

别太在意

薛顺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别太在意

薛顺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一半清醒一半醉。清醒时，少计较“天道酬勤”，春播秋荒的事还少吗？醉意时，哪管他“自然天成”，偶然得志也非长远。顺其自然，潜心奉事，说不定“无梦成真”，倒比“梦想成真”更让人快乐呢。



作者华山行



作者全家海南之旅

无梦成真

自序

写这篇序的时候,才恍若是在做梦了。说心里话,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梦的。

回想这几十年,一个农村娃,能进城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就非常幸运了。偶然的机会,能在所谓的记者岗位上被动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凑成一篇两篇自己看着都没有信心的散文,偷偷寄出去发表了,着实心里有些许安慰,就一篇篇剪下来,用订书机钉在一起,仔细打量,照这样日积月累下去,说不定也能攒一个小本本的。可这个欲念一冒头,就想起小时候常听村人薛大嘴编派人的话:“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莫看是个啥货色?”自己心就先虚了:我咋就有了非分的狂妄?薛大嘴的话,确有几分挖苦讥笑人的尖酸,但着实是用“讥语”提醒“梦中人”,莫为力不能及的傻事。撰文、著书,那可是了不得的人做的了不得的事情呀。很快没了那份好感觉:这样的梦是绝对不敢做的。其实,大凡世人都会做梦,也爱做梦。因为,做梦来得极其方便,不花力气,眼一闭就行了,甚至不需要闭眼,都会做一个很美的梦的。比如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不就

是午间在秦可卿屋里打盹，看见了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和听到了《红楼梦》曲子，随即心旌摇曳，还自我满足了一把。若要梦想成真，那就不容易了。又如当年曹植过洛水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情人甄氏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一点痴念，万缕相思。”曹植终生难圆此梦，空留下《洛神赋》千古不朽。

有人为了一个梦，努力了一辈子；有人追求了一生，只为圆那一个梦。我之所以不敢做这个梦，是知道自己的出身背景，觉得这种事情练到底，最终只能是个梦。

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得不敢回想，但常午夜梦回那个缺少快乐的过去。

记得一次梦里被老师教杆敲头惊醒了。我清清楚楚的印象是上小学五年级语文课偷看长篇小说《三家巷》，挨“赵一杆”教杆的情景。

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姓赵，上课纪律要求特严，而且有个爱用教杆敲学生头的习惯。课堂上，赵老师一旦发现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或做小动作，特别是偷看课外书，就动不动给一教杆。他下手又狠又重，打得人头皮火辣辣的疼，却又不许学生吱声。所以，学生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赵一杆”。我小时候比较淘气，没少挨“赵一杆”的“教诲”。

怕老师发现看课外书，我就把语文书打开立在书桌上，挡住老师视线，趁老师不注意，就偷偷瞄几行课桌下的小说。每次偷看小说时，眼睛盯着下面，耳朵却竖得老高，时刻警惕老师的脚步，但闻老师脚步声近了，倏地把小说书往里一推，用书包压住，立即又装出认真听讲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就像跟老师捉迷藏似的好笑，紧张的心更像是在做贼。

那时候书籍不像现在这样多，学生家里又普遍困难买不起书，

课外读物就少得更是稀罕了。偶尔发现一本喜欢看的小人书或小说,同学们就抢着看,传着看,交换着看。农家学生放学后,不是给猪羊割草,便是帮家里干农活,晚上煤油灯下除了做作业,看其他书是绝对熬不起灯油的。

说来也奇怪,越是没有的东西,就越想拥有。

为了想看别人的书,我得以极快的时间看完手上的书,然后和别的同学手上的书进行交换。所以,我就常把图书偷偷带到课堂上来。可老师对学生课堂上开小差却很不客气,尤其是“赵一杆”,若被他发现,那就糟透了,不是当场被他把书撕了,就是被他把书没收了,挨他一教杆那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我最怕老师撕书。书被老师撕了,我拿啥给同学赔呀。

自以为聪明的我,这次还是没躲过“赵一杆”的教杆。还好,“赵一杆”从我课桌兜里翻出那本小说看了看,把书一合,照着我的头,狠狠敲了一下:“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我被扣留了。

我最担心的事却没有发生,差点儿流出的眼泪又憋了回去。心里暗自安慰:扣留就扣留,大不了回家再挨母亲一顿臭骂。只要书没撕毁,就有要回来的希望。当时,老师的读物也比较少,尤其是一些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书。有的老师也时常偷看没收同学们的书,看完了,然后叫学生写份检讨,教训一顿,又把书还给学生。

果然,在周六放学后,“赵一杆”又把我扣留下了。把《三家巷》重重往办公桌上一摔,黑着脸训道:“碎碎个娃,上课不知道好好听讲……这是啥书,你也贼胆大,敢在课堂上看。”把书往我怀里一塞,“以后再叫我看见你看这些书,小心我把你手剁了。”

“赵一杆”是个老教师,我不懂他为啥对我看这种书那样地生气,而且脸凶得跟老虎似的,致使后来好长时间,我见了他就想躲着走。上了中学,这本书成了禁书,作者受到了批判,我这才知道,

当时赵老师为啥那么凶，也让我朦朦胧胧地从赵老师严厉的面孔感觉到：真正的关爱，未必都是一副好脸色。

初中没上多久，就碰上了那个谁都不愿意说起的年代，“老三届”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人生标记。烙上了这种特殊标记，别人是什么心理不清楚，我总觉得很自卑，以至于后来搞上了新闻工作，这种自卑心理都难以改变。

书念不成了，对我这个重返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不像城镇知青，面对陌生的“广阔天地”，一时充满了“大有作为”的狂热和激情。我只是隐隐感到，这辈子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了。

一阵小小的心理波动之后，一切的一切我都不再想了，只是跟着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梦的年纪反倒没梦可做了。

当时的心态，用成熟者的话讲：随遇而安；若以悲观者的话形容：心如止水。那时谁懂得这些，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伙儿，懵懂得很，只是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无梦一身轻，反倒心里安宁了。在农村，遇上天下雨或者到了冬季农闲时，社员们就把它当成是工人的星期天和节假日。用薛大嘴的话说，“老天爷”给咱放假了。那时的农民不像现在，有外出打工的习惯，再说当时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谁敢出门串户呀。碰到这样的天气和季节，我只能在家里干待着，尤其碰上把人都能下“霉”了的连阴雨天，闲得人真想学驴叫。实在撑不住寂寞，我就搜罗书看，乱七八糟，碰见啥就看啥，看上瘾了，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暗自得意：这会儿自由了，再也不用担心“赵一杆”的教杆敲我头了。

那段无聊的时光，多亏有书陪着。此后，这种爱翻闲书的习惯成了自然。几十年过去了，这“毛病”一直难改。

随意松散惯了，又缺少向往和追求，倒很符合我“哪黑哪歇”的性格。这不是说自己愿意邋邋遑遑没志向，而是说，打小养成的这种秉

性,干什么事都不敢奢望过高,弄不好,把抱负当包袱背起来了。

其实我这是在对自己缺乏上进心的一种自我安慰,为此我还找出一些生活现象来为自己解脱。比如说,有人搞体育活动,一开始就想着夺冠折桂,忘记了锻炼的本意,结果动作变形,荣耀没拿上,反把身体搭进去了。人要有志,但切勿好高。佛曰“四大皆空”,其实,这空本意是指实,劝导人实实在在做事情,别胡思乱想,更别不切实际狂想。

想法多了,心就累,做事就难得专一。与其这样,还不如顺其自然,静下心,踏踏实实干能干的事情,不要难为自己,不要勉强自己,多注重过程,少想结果,坚持下去,说不定会水到渠成的,或许还会收获“种豆得瓜”的喜悦。话说回来,即使水到而渠不成,也没什么苦恼的,因为你已经在劳作中,享受到绿色的可爱了。

上面这些人生感悟,确实是一些人的经验之谈,对当时的我来讲,却不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的,而是后来才慢慢悟出其中的道理的。那时候的我,只知道跟着感觉走就行了。

所以说,往上看,祖宗三辈都是庄稼汉:“先天不足”;往下看,缺识少教:“后天营养不良”。喜欢翻书,只是为了热闹,若把热闹当正经事干,岂不是辱没了行道。别的梦,我兴许还能感觉一下,唯有攥笔杆子,真的是连在梦里都没有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蹊跷而奇妙得让人无法解释。就在定下心要把地球“修理”到底时,喜从天降,我穿上绿军装进了部队。这时的我,好像才真有了梦境的感觉。

我家是中农成分,按部队政审条件,我属于可录可不录的那类人,严格讲,机会几乎为零,可就是被部队录了。事后一想,可能我是个“孤儿”,部队这所大学才向我启开了令众多农村青年向往、羡慕的那扇大门。

突然一个惊喜扑怀,刺激得我一蹦子蹿回家,咕咚一声跌跪在土炕边,抱住桌腿蒙头就磕:咋回事嘛……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咋就叫我碰上了。难道这就是命吗?

晚上睡不着,胡思乱想好一阵折腾,只觉得自己犹如山间小溪,不知道往后该流向哪里?只能是遇阻碍就得拐弯,碰到宽畅处就舒展腰身,到了窄狭处由不得脚步湍急,逼近悬崖,眼一闭跳下去就成了瀑布。以自己当时的那副狼狈相,根本无法把握未来的路径。

想来想去弄不明白,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要感谢父母亲,如果不是他们……出门那天,我哭了。

心里非常委屈,止不住的泪水浸湿了胸前的大红花:“爸、妈,你们就放心吧,儿子要当兵了。”

服役五年,我几乎把《毛选》都翻烂了。那时候除了政治、哲学方面的书,其他书籍很少见到,不过这些书,对一个人的心理成熟,是个不可或缺的铺垫。

退伍没多久,复又上学了,人生定位趋于明朗。

二次踏进校园的那天,我长长舒了口气:“难忘的‘田野’,拜拜了。”

一路走来,曲里拐弯,起伏跌宕:迷茫、困惑、期待、惊喜交替变换,几乎每一个环节的到来和时段的始末,都突兀得不可捉摸。人就像一棵小草,任由风雨摆布,接受冷暖光临,但不管走到哪一步,都与文字搭不上边,除了自己喜欢翻书。

我暗自感激,老天对我不薄。

上面说到人生如山间小溪,世事难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曲是直,是沟是坎。有些事看去十拿九稳,岂料煮熟的鸭子飞了,有些事明明钻进了死胡同,却柳暗花明了。走出校门后,从学工的改行搞

起了文字(新闻)工作,又来得出人意料的突然。说实情,我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以前在部队,包括二次进校,以及后来进工厂在车间,也常出墙报,编个小故事,写写画画,但都是零打碎敲,编闲传,纯属自个儿爱好。这次就不同了,是要把它当做饭碗端起来,岂不正好对上了自己的喜好。对此,我暗自和身边的人比较,在熟悉人堆里,能把爱好当成职业去干的,还真挑不出几个。多好的缘分,难得的机遇,谁还不惊喜得要疯了,可我已不像当兵时那么激动了,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突然降临的命运赠与,心底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不正常。

说实话,一直以来,我对搞文字是比较着迷的,但这仅仅只是个人爱好而已,并不因此就要执意去干,还要立下什么雄心壮志,非干出什么名堂不可。没有,完全没有,从来没有过高的企盼。想起以前曲里拐弯碰到的那些不期而遇的“怪事”,倒觉得今天这个美差,是自然而来的事情。不过,我还是难抑心头震动,暗自窃喜:运气还不错,遇上了投脾性的好事情。看看身边朋友:想干的干不成,不想做的却有做不完的苦恼,还真为此幸福了一阵子。

从事记者行当,外出采访机会多了,生活的半径也扩大了,碰到山山水水和有意思的事自然也就多了,顺手记下来,没时间捣鼓,就扔到一边,忽然哪天来了感觉,再翻出来涂抹涂抹。觉得读起来舒服了,一件心事也就了却了。像《卵石》、《鸣沙山的性格》等,都是西部采访路上捡到的。《梦萦黄河》、《好梦丽江》又都是工作中碰上的。诸如此类的东西,纯属“无心插柳”。事后寻思:这些“顺手牵羊”的东西,动笔前后,倒是没有刻意求成的意思,也没有于构思、编排和在意境层面花费心思,只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印象和感觉,记录下来而已,出手也较顺当自然。每到文章收尾咀嚼时,都顿然感

~ 别太在意 ~

到,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现实生活,原本就蕴含着人力所不能企及的美。相反,有些东西满以为很有意思,努了很大劲,想弄得理想点儿,结果却成了“有心栽花”,叫人极不愉快,每遇这时就更加不敢做出书梦了。

无论是“插柳”,抑或是“栽花”,时间长了,集得东西渐渐多了。就像开头所说的,用订书机钉起来,到了今天,才猛生出凑个集子的念头了。

这是不是有点儿“无梦成真”的滑稽呢?!

说不清,也不好说得清,如同跟自己走过的路一样,终了还是那句话:“上山打柴,过河脱鞋”,顺势而为。

既已到了这个分上,就得给集子戴个帽,也就是写个序了。无奈一直以来没有出书的概念,不知写什么好,想就收入集子的个别文章说说,做个引子,却觉得没哪篇值得欣慰的;说些与本集子有关的话,又琢磨不出哪些话与本集子有关,所以就絮絮叨叨绕了这么一大圈。可能把读者都绕晕了。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一半清醒一半醉。清醒时,少计较“天道酬勤”,春播秋荒的事还少吗? 醉意时,哪管他“自然天成”,偶然得志也非长远。顺其自然,潜心侍奉,说不定“无梦成真”,倒比“梦想成真”更让人快乐呢。

2010年9月28日

別太在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心灵牧场

亲吻三乡水

华山挑夫

窗前白鸽

梦萦黄河

好梦丽江

鸣沙山的性格

又见汤河

跪拜红日

栈道遗孔与纤夫背影的消失

小浪底心语

第二章 生活笑靥

生活因你而精彩

麻将人生

黄龙溪畔的安逸

寻找快乐

水仙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两朵康乃馨

朋友的朋友

“一碗香”

买个最爱

第三章 往事梦回

秋夜雨泣

鸟窝童趣

床单上的浪漫

懂事的猪

月儿明亮又犹豫

灰灰

那一夜

发屋追梦人

嫂子的远去

近情情更怯

第四章 无痕禅意

红螺寺的香火

卵石

黄叶

别太在意

丰碑还是墓碑

跟着转

矫牙

通往天堂的起点

金秋时节会大师

人如其歌

后记

第一章 心灵牧场 ○

逶迤葳蕤的山,清澈柔美的水,
那山、那水,还有山水间的人,一方魂
牵梦萦的心灵家园。



~ 别太在意 ~

亲 吻 三 乡 水

庚寅春末,我们慕名来到江南水乡——乌镇、周庄和同里,虽然像蜻蜓点水般匆匆掠过,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秀丽水乡,真是让我们惊艳不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这一切无不源于水的造化。

水 墨 乌 镇

车门打开,春雨便跟着脚步淅淅沥沥了。

望着浸润在迷蒙烟雨里的乌镇牌楼,脑际却浮现出早间电视新闻云、贵、川、豫遭到百年不遇大旱的情景,这就使置身于水乡的我顿生疑惑:清明将至,该是春雨纷纷的好时节,西南地区竟然大旱如火,眼前的水乡却如此的细雨绵绵,难道老天也有厚此薄彼的偏心,怪不得乌镇如诗如画,却都因水而秀了。

雨中乌镇,如一幅写意水墨画,其恬淡温润的性格,与后来我们看到的周庄、同里两个水乡,有着异曲同工之美。

春秋时,乌镇地处吴越边境,吴国在此驻兵以防越侵,故谓之

“乌墩”或“青墩”。至于乌墩之名因何而来,很难说清,倒是清康熙二十六年乡贤在《乌青文献》中说得较为委婉:“乌镇之名,其从来远矣,大都江山自开辟以来,何有之名?皆由涕流布相承耳。‘澄江静如练’,是为山水传神写照语也。”

乌镇“澄江静如练”,充分显现于东栅和西栅两条水街。东栅古朴厚重,西栅清秀幽静。无论东、西两栅的古朴与幽静,其皆因水的润泽令人流连忘返。

入东栅,一条弯曲的市河静静躺于眼前,河畔白墙黛瓦的老屋,近贴水面相对峙相望。许是河水便利交通,这里的屋居多半枕河而建,蜿蜒伸展,曲柔延绵。河两边各有一条旱街,与市河相比,却窄狭、纤细了许多,宽处三米盈余,狭处难容三人并行。仰望屋檐错落相对,徜徉其间,恍如步入清静的峡谷。街面一码色石条铺道,不一会儿,便将我们引至一座石桥处。

此桥是通往东栅的必经之道,自然也是启开东栅秀丽面纱的所在。该石桥搭建得颇有意味:桥面虽不宽绰,却被木栅栏分割为二。欲过之,却叫人费思不解。原来,昔日的乌镇人不无滑稽且想象丰富,赋予该桥更多的承载,即:走“左道通官运”,走“右道通财运”。搞得我们几人于桥头踟蹰踱步。走官道,显然不是时机,哥几个均是一把年纪了;走财道,也令人犯疑,一行五人,清一色与经济工作无缘,哪还有财运亨通的向往。老王笑道:“走官运彻底没戏,走财运或许有可能。退休了,发挥余热总该行吧。”说罢手一挥,踏上右边财道。我们紧随其后,过桥,步入东栅深处。

东栅孕育着许多故事。这里有做工别致且凸显江南特色的各式各样的床,有醇香四溢的传统酒作坊,有古老工艺的蓝花布染坊等。曾风靡一时的《似水年华》电视剧外景,便是在乌镇东栅拍摄的。该剧的女主角扮演者刘若英,也因此成了乌镇水乡的形象代言